

中东观察：伊朗抵抗之弧与“原油咽喉”霍尔木兹海峡

报告发布日期

2024 年 02 月 29 日

研究结论

- 二战后，伊朗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戏剧性的转折，从中东主要的伙伴转为最大的对手。50-70 年代，巴列维国王执政期间伊朗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甚至有超过以色列的迹象。但伊朗国内施行高压政策与石油收入快速增长造成的通货膨胀，强化了巴列维政府在民众中的独裁亲美印象，多地爆发民众抗议与武装游击行动。1979 年爆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从此伊朗成为美国最大的对手。
- 霍梅尼将伊朗打造为“伊斯兰共和国”，将传统伊斯兰教义、理念，和现代共和体制结合起来，建立起世俗政权处理日常事务+教法专家具有最终解释权这种复合体制。一方面确立“教法学家治国原则”成为现代伊朗政治体制的核心，以此构建起伊斯兰国家的概念与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伊朗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彰显共和制特征，立法权由伊斯兰议会行使，行政权由总统和内阁行使，司法权归于法院，三权领袖在宪法规定下各自行使权力，互相独立。
- 美伊关系非常紧张，但对抗不仅是目的，更是彼此实现目的的手段。美国与以色列持续渲染伊朗威胁论拉拢其他逊尼派国家，并利用海湾王权国家对伊斯兰革命的恐惧组建联盟，达成保护以色列、维护中东对其盟友原油供应与全球油价稳定的三大核心利益；伊朗以反美、反以色列情绪进行国内动员，从而确立在中东什叶派国家、以及中东反美力量中的主导地位，并借机合理化本国获取军事武器与组建抵抗联盟的尝试。总体而言，美国对伊朗延续打压与制裁政策，但两国并非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的尖锐对立状态，在面对中东局势变化时仍可以择时进行利益置换。
- “抵抗之弧”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中东势力组合，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这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共享伊朗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与伊朗的合作不仅仅是宗教上的联系（例如叙利亚、也门胡塞等并不完全从属于什叶派），更重要的是共同对抗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扩张。其中叙利亚与伊拉克因国土面积大且占据关键位置，受到美国更多关注，美国与伊朗在叙伊两国长期培植代理势力以维持影响力，而黎巴嫩与也门属于中东地区相对边缘的小国，无法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可以凭借自身优势（黎巴嫩与以色列接壤、也门把持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地理要塞）影响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盟友以色列。
- 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通道中处于核心位置，数据显示世界原油产量超过六分之一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向外运输。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只有 33 公里宽，两个方向的航道仅有 3 公里宽，不适宜通行大型军舰或巨型油轮，海峡内多处岛屿、浅滩、暗礁由伊朗把控，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扰动能力非常强。除非伊朗政权受到颠覆性威胁被迫启动关停海峡战略，否则伊朗将沿用 1980 年两伊战争探索出的传统战术，即创造高风险海峡环境作为利益置换条件。比如通过一系列行动，如布雷、发射沿海防御巡航导弹和小船扰动航运，将风险提高到一定程度，最终创造出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高风险环境（类似近期红海-曼德海峡地区），通过使海峡的安全性无法保证以至于达到事实“关停”状态，抬高货运成本与全球油价争取谈判空间和筹码。当前局势变化的不可控因素有几方面：首先，加沙冲突延续外溢至红海地区，也门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之弧”盟友与美国舰队在红海频发冲突，伊朗可能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威慑手段倒逼美国与以色列尽快结束加沙冲突；其次，美国通过在伊朗周边地区如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培养亲美势力扼制伊朗扩张，地区冲突与恐怖袭击事件可能会诱发波斯湾地区局势恶化；此外关键在于 2024 年美国大选议程，如果特朗普回归后重启对伊“极限施压”政策，施压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重新孤立伊朗，将是美伊关系与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安全形势的较大变数。

风险提示

加沙冲突外溢至红海地区，特朗普如果回归将增添美伊关系的不确定性。

证券分析师

曹靖楠	021-63325888*3046 caojingnan@orientsec.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860520010001
孙金霞	021-63325888*7590 sunjinxia@orientsec.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860515070001
王仲尧	021-63325888*3267 wangzhongyao1@orientsec.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860518050001 香港证监会牌照：BQJ932

联系人

彭楚榕	pengchurong@orientsec.com.cn
-----	------------------------------

相关报告

中东观察：也门缘何成为中东代理战争的风暴中心	2024-01-03
中东观察：沙特从“苏德里七兄弟”到“萨勒曼王朝”的权力承袭与转移	2023-11-22

目 录

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	4
神权体制下的伊斯兰共和国	5
复盘美国-伊朗双边关系	7
伊朗的中东“抵抗之弧”	10
以色列因素与游说集团	11
共享反美反以意识形态	12
原油咽喉——霍尔木兹海峡	13
风险提示	17
附录	18

图表目录

图 1：二战后苏联与伊朗边界交界处（图中红色实线）	4
图 2：1951 年民众在德黑兰集会支持石油国有化运动	5
图 3：石油收入暴增造成巴列维王朝经历严重通货膨胀（CPI 年化同比增长率，单位：%）	6
图 4：巴列维国王执政期间伊朗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	7
图 5：霍梅尼回归后伊朗坚持宗教治国	7
图 6：历届美国政府与伊朗国民总收入（单位：亿美元）	10
图 7：伊朗“抵抗之弧”	11
图 8：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亲以候选人拉票	11
图 9：拜登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讲	11
图 10：巴林地理位置	14
图 11：霍尔木兹海峡示意图	14
图 12：2018 年国际油价波动（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单位：美元/桶）	15
 表 1：复盘伊斯兰革命后美伊关系的历史细节	8
表 2：美国对以色列援助数据（单位：现价美元 百万）	12
表 3：伊朗“抵抗之弧”概况	12
表 4：部分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事件引发的油价变化	16
表 5：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或针对石油基础设施可能使用的军事能力	18

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

伊朗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过去的 4000 年里，伊朗的前身波斯帝国在历史上对东西方文明都有重大影响。伊朗历史上形成了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萨非王朝、卡扎尔王朝等强大的统一王朝，但在近代陷入衰落。沙俄逐渐控制伊朗的北部，英国则渗透伊朗南部。二战前后，伊朗国王礼萨汗亲近德国被盟国赶下台，接替他上台的儿子巴列维国王采取靠拢西方的政策。**伊朗一度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盟友之一，但过于亲西方的政策让民众更喜爱对西方强硬的首相摩萨台。**

二战期间伊朗配合盟军对德作战，同盟国强行干预中断了伊朗民主化进程，外国军队大肆采购与汇率制度改革造成伊朗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原有的出口优势也因为战争几乎被摧毁。外部干预使伊朗陷入政治多元甚至极化的困境，各国诉求不一也形成了亲近各方的利益团体：苏联希望通过温和手段吞并伊朗北部领土；英国主张自身对伊朗南部油田的权利；美国在二战中权力急速膨胀希望参与对伊朗的利益瓜分。伊朗多个部落地区爆发反政府暴乱，中央政府无力安抚，1941 至 1953 年的 12 年间伊朗共更换 15 届执政政府，其中还经历多次政府改组。

战后经济的衰弱加剧伊朗社会对英国瓜分石油利益的愤怒情绪，由于 1933 年英伊签订石油开采特许权协议，伊朗仅享有依据原油生产总额而定的微薄税收，直到 1951 年仅占石油总收入的 16%。大量利益被英国攫取并用于恢复本国战后经济，伊朗还要就其收入向英国财政部缴纳所得税，英伊石油公司对伊朗员工的不平等待待激化了两国矛盾，伊朗议会中的民族主义者要求重新与英国谈判，并实现石油国有化。我们在前述报告《中东观察：沙特从“苏德里七兄弟”到“萨勒曼王朝”的权力承袭与转移》中详细介绍沙特温和渐进式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与沙特截然不同的是，**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非常激进并衍生出内部权力重组与外部大国博弈，成为伊斯兰革命前伊朗社会重构的重要元素。**

图 1：二战后苏联与伊朗边界交界处（图中红色实线）



数据来源：Britannica，东方证券研究所

英国在战后分裂了巴勒斯坦与印度（演化成巴以、印巴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伊朗民族主义者担忧英国为延续石油控制权分裂伊朗，议会与民众的反英情绪高涨，组织大量暴力罢工。1951 年伊朗首相摩萨台积极推动与英伊石油公司谈判，民众对摩萨台的英雄主义热情非常拥护，但谈判始终未取得效果，英国被激怒后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起上诉甚至对伊朗发动石油禁运，伊朗石油国有问题演化为国际危机，美国获得插手机会。首相摩萨台在民众中的声誉逐渐提高甚至超过了时任国王巴列维，国王拒绝将国防领域的全面控制授权给首相，两者关系恶化，摩萨台甚至发起改革

触及国王利益（比如解除国王兄弟姐妹的职务），这让美国嗅到了拉拢巴列维国王颠覆摩萨台政府的机遇。

图 2：1951 年民众在德黑兰集会支持石油国有化运动



数据来源：Iran International，东方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伊朗在苏联的众多邻国中战略地位格外关键，不仅与苏联共享漫长边境线，更富含巨大的石油贮藏量，靠近美国重要的海湾盟友国家（沙特、阿联酋）。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因与苏联竞争蔓延“红色恐慌”情绪，试图说服英国在石油国有化问题上让步并建立亲美的伊朗政权，避免伊朗单边倒向苏联。1953 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伊朗国内爆发政变，暴徒甚至洗劫了首相官邸，摩萨台被迫下台入狱直到在监禁中去世。1953 年政变巩固了巴列维国王的权力，摩萨台党羽遭到大范围清洗，美国也通过支持倒摩势力扩大在伊朗的影响力。

摩萨台的倒台在此后数十年内形成了伊朗民族的伤痛记忆，大量证据暴露更印证美国通过打造亲美政权侵犯伊朗主权的叙事，国内民众认识到国内势力正与外部力量勾结压制石油国有化的合法要求。巴列维王朝的反对派借用反美情绪进行社会动员，进一步强化了伊朗的仇外情绪与对国王的不满，为伊朗革命后彻底站在美国对立面埋下伏笔。

神权体制下的伊斯兰共和国

巴列维国王在美国支持下成为伊朗武装力量的最高统治者，并与英国重新签订石油利益分成协议，石油收入快速增长奠定了巴列维王朝统治基础，但伊朗的民主化进程也因此出现倒退。在美国默许下巴列维王朝实行权力集中的高压统治，暴力镇压青年与左派的抗议活动。

1950 年伊朗来自石油生产的收入刚过 4500 万美元，到 1969 年已高达 9.05 亿美元，即使考虑到国内平均每年 2.5% 的通货膨胀率，国家石油收入的增长仍不少于 18 倍。巴列维国王与美国达成默契合作，美国对王权提供支持和安全保护，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在美苏争霸战略与能源供应方面满足美国要求。1962 年巴列维国王为巩固个人权力发起“白色革命”，推行土地改革打击地主阶级，并开展扫盲运动，提高妇女权利，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并流向城市，伊朗城镇化进程加快。但这导致国内的保守势力非常担忧，大批亲西方的政治官僚接受世俗教育，支持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统治并试图将伊朗西方化与世俗化，触动了什叶派教士的敏感神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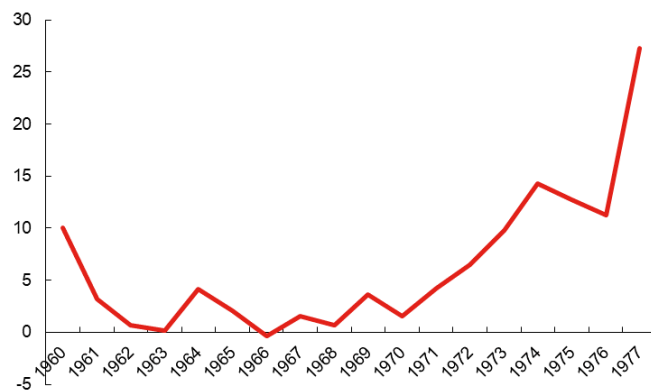
巴列维国王执政期间伊朗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中东战略资产之一，甚至有超过以色列的迹象。首先，伊朗与以色列相比更符合“地区强国”的形象，伊朗的国土面积与综合实力在中东地区几乎无可匹敌。即使是美国一直扶持的沙特，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仍是高度宗教化、地广人稀、部落势力林立的非现代化国家，无法给予美国石油供应以外的商业或军事资源。其次，除了土耳其以外，伊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朗是美国盟友中与苏联共享边界线最长的国家，巴列维国王为示忠心甚至在 1960 年美国大选中为尼克松提供了不合规定的捐赠，且没有加入 1973 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发起的石油禁运，这使得伊朗成为美国对抗苏联不可替代的前线。但国内施行高压政策与石油收入快速增长造成的通货膨胀，强化了伊朗民众对巴列维政府的独裁亲美印象，民众对政府极度不满，多地爆发抗议与武装游击行动。

1977 年初，伊朗国内经济倒退严重：土地改革造成人口过度向城市迁移，农业产量无法满足需求，开始从多国进口食物；公共物品长期短缺，特别是电力和农产品，城市化建设的随意规划扰乱了公共必需品供应；国家腐败问题严重，专制王室统治下贪污、非法交易、收受回扣等现象频发。我们在前述报告《中东观察：沙特从“苏德里七兄弟”到“萨勒曼王朝”的权力承袭与转移》中提及，沙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面临国内新兴阶层兴起与家族王权统治的矛盾，并因与美国过分密切的合作招致国内保守势力不满，法赫德国王执政期间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给予新兴精英阶层进入决策机构的机会，并始终坚持国王的教长身份，巩固家族统治在伊斯兰教法中的合法性。与沙特自上而下温和式改革不同，巴列维国王在这一时期实施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抓住一切向西方表示忠诚的机会（包括加入中央条约组织的防御联盟、从美国大量采购武器、在伊朗国内多行业引入美国资本等），甚至偏离阿拉伯世界主线与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这些因素激化了国内宗教保守势力、激进分子、城市贫民、青年对亲美政府的痛恨，甚至原本支持国王的中产阶级与精英阶层也因巴列维政权过于激进的发展计划而与其疏远。

图 3：石油收入暴增造成巴列维王朝经历严重通货膨胀（CPI 年化同比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IMF，东方证券研究所

1978 年 8 月至 1979 年 2 月，大阿亚图拉（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及其伊斯兰教圣城库姆同伴推翻巴列维政权，创建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国王流亡埃及。1979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伊斯兰共和制的基础是宗教信仰，其合法性基于教法学家的发展和人民的投票，伊斯兰国家必须执行安拉的法律和《古兰经》。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是被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的教法学家，国家领导人是由公民投票直接选举出的总统，总统负责实施宪法并领导行政机构。“**教法学家治国原则**”成为伊朗政治体制的核心，领袖的权力范围覆盖了各大治国机构，而他的任命与罢免仅与专家委员会有关，领袖的职位没有规定的任期，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实行依法治国。

图 4：巴列维国王执政期间伊朗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



数据来源：BBC，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5：霍梅尼回归后伊朗坚持宗教治国



数据来源：BBC，东方证券研究所

伊朗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组成的国家，波斯人与什叶派是主体民族与教派，大部分伊朗人身上带有波斯特性与伊斯兰特性两种特质。“王权神授”是古代波斯政治的核心思想，什叶派分支十二伊玛目派在伊朗占据主体地位，坚信真主在世间的代表第十二伊玛目马赫迪已经隐遁，1979 年之前所有的政府都是不合法的，只有教法学家可以解释宗教法典、政治和社会问题，以此构建起伊斯兰国家的概念与政治合法性。**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原则以彰显伊朗的共和制特征，立法权由伊斯兰议会行使，行政权由总统和内阁行使，司法权归于法院，三权领袖在宪法规定下各自行使权力，互相独立。**1989 年 6 月，最高领袖霍梅尼病逝，原总统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此后，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艾哈迈迪-内贾德和鲁哈尼先后担任伊朗总统。2021 年 6 月，前司法总监莱希当选伊朗第十三任总统，于 8 月 5 日宣誓就职。

复盘美国-伊朗双边关系

美伊双方互动或对抗不仅是目的，更是彼此实现目的的手段：美国与以色列持续渲染伊朗威胁论拉拢其他逊尼派国家，并利用海湾王权国家对伊斯兰革命的恐惧组建联盟，达成保护以色列、维护中东对其盟友原油供应与全球油价稳定的三大核心利益；伊朗以反美、反以色列情绪进行革命与动员，试图确立在中东什叶派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并借机合理化本国获取军事武器与组建抵抗联盟的尝试。

伊朗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后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与美国决裂并受到美国强力打压。人质危机与两伊战争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初建时期美伊关系的两条主线，伊朗扣押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巩固了霍梅尼阵营，期间大量反美反以游行活动爆发，打击邪恶美国与以色列成为革命后伊朗人的身份政治标签，西方相应建立起反伊朗的话语体系。两伊战争期间美以希望双方在战争中耗尽实力并走向政权覆灭，霍梅尼试图清除伊拉克复兴党并建立亲近伊朗的什叶派政权，战争期间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均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朗以限制伊斯兰革命的外溢影响，而美国与苏联在两伊战争中大量向两个国家出售先进武器攫取石油财富。为了在两伊战争中应对同时拥有美、苏、海湾国家支持的伊拉克，伊朗在这一时期淡化了伊斯兰革命的反美意识形态，通过朝鲜、利比亚等中间国购买出自苏联的飞毛腿导弹，与美国甚至以色列私下进行零部件和反坦克武器交易。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充当美国武器流向伊朗的中转站，原因是萨达姆政权与巴解组织阿拉法特走近，让以色列担忧萨达姆获胜会进一步促进阿拉伯人的

团结。两伊战争自 1980 年爆发后延续长达八年，伊朗与伊拉克伤亡惨重，但战争极大地帮助伊朗加强自身军事、宣传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并借机清除反对派影响。

伊朗革命后站在美国对立面，对以色列造成巨大威胁的同时也危及美国其他中东盟友如沙特、阿联酋等主权国家的家族统治，并为冷战期间美苏角力增添不确定性。总体而言，美国对伊朗延续打压与制裁政策，但两国并非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的尖锐对立状态，在面对中东局势变化时仍可以择时进行利益置换，伊朗以反美情绪动员民众的成功经验也使其获得了部分中东地区盟友，与美国维持冲突中共存的迂回竞争格局。

表 1：复盘伊斯兰革命后美伊关系的历史细节

美国总统	对伊朗措施	伊朗方面反制裁措施
卡特 民主党 1977	1979 年 11 月 8 日，在伊朗拒绝卡特总统的信使入境后，美国行政当局决定对伊朗进行制裁。卡特宣布停止向伊朗交付已经购买并支付的价值三亿美元的武器装备。11 月 12 日，卡特命令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以及石油制品，也禁止在美国以及美国自由贸易区内持有伊朗石油制品，理由是对伊朗石油的严重依赖危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1980 年 4 月，美国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	1979 年 11 月 4 日，伊朗激进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外交官扣押作为人质。 1979 年 11 月 13 日，伊朗财政部宣布将从美国国内银行及其设在欧洲的分行取空所有存款，与美国展开金融战，反对美国在全球的金融霸权。 1981 年 1 月 19 日，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努力，美国和伊朗终于就解决人质危机达成《阿尔及尔协定》，人质危机就此结束。
里根 共和党 1981	1983 年开始，美国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 1987 年 10 月 29 日，里根要求禁止从伊朗进口商品和服务，其中最主要的项目是伊朗原油。但是，随后公布的指导法规却将在第三国提炼生产的伊朗原油制品以及销往美国以外的市场的伊朗产品和服务排除在外。这为美伊贸易留下了巨大漏洞，到 1995 年克林顿决定对伊朗进行全面贸易制裁时，美国已成为伊朗石油出口最大的市场。 1988 年 4 月 18 日，部署在波斯湾的美国海军对伊朗舰艇以及石油钻井平台发起攻击。	1980-1988 伊朗与伊拉克爆发两伊战争。 1983 年伊朗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制造袭击事件。 这一时期伊朗的对外重点是颠覆伊拉克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但美国在两伊战争中爆发“伊朗门”丑闻事件，通过以色列间接向伊朗提供军火以换取伊朗示意下的黎巴嫩真主党释放美国人质，显示出 美伊两国表面势不两立，但仍处于可适时进行利益谈判的状态。
老布什 共和党 1989	1992 年美国国会通过对伊朗制裁的《伊朗 - 伊拉克不扩散法》 ，这一阶段以美国对伊朗与化学武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主的技术和商品的出口管制为特征。	1989 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被推举为新的最高领袖，主张务实主义的拉夫桑贾尼出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对内重修经济，对外调整外交政策，倡导务实主义的外交方针。这一时期美伊关系缓解，两国私下开启互惠的试探性外交，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关系缓和。
克林顿 民主党 1993	克林顿执政后，美国对伊朗进行比以往更严厉的制裁，企图颠覆伊朗政权。1995 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准许拨款 2000 万美元用于颠覆伊朗现政权。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随后宣布，伊朗同样拨款 2000 万美元用于抵制颠覆伊朗政权的行为。美伊关系受此影响降至冰点。 1996 年 8 月，克林顿出台《达马托法案》，对伊朗油气投资进行严格制裁；次年，克林顿政	1997 年，作为著名学者的哈塔米参加伊朗总统选举并以多数票当选，直至 2005 年 8 月去职。这一期间，伊朗奉行“温和”的外交政策。美伊关系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伊朗与其它重要势力间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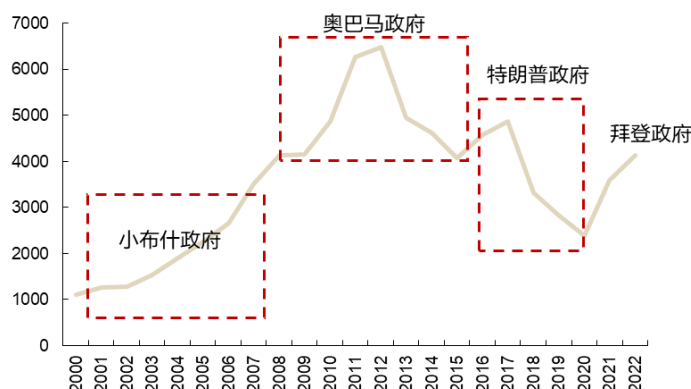
	府禁止美国的商品由第三国渠道输入伊朗。	
小布什 共和党 2001	由于“911”事件，美国在全球的战略重心转移至反恐战争，中东地区成为布什政府开展反恐活动的桥头堡。 2007年10月，小布什签署行政令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制裁，制裁对象不仅包括革命卫队，而且还涉及革命卫队的5位军官及其下属的9家公司。这是美国首次针对外国军队实施的制裁；2007年10月，美国政府以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和“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活动”为由，对伊朗国防部等20多个政府部门，以及金融组织和个人实施了新一轮的经济制裁。	伊朗开始加速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2005年6月，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主张加强伊朗的核计划，反对与西方妥协或谈判，坚持伊朗的主权和尊严。
奥巴马 民主党 2009	2010-2012 发布一系列对伊朗的制裁措施，阻止伊朗获得杀伤性武器与发展核能力。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对伊朗政策侧重于施压的“强制性外交”，对伊朗追加多轮单边制裁措施。第二任期内奥巴马为美伊关系恶化按下暂停键，2015年推进多国共同签署《伊核协议》解除对伊朗制裁。	伊朗推进石油交易中的“去美元化”以对抗美国制裁，寻求新的结算通道，利用土耳其和俄罗斯作为规避美国金融制裁的避风港。 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寻求支持，阐述伊朗在核问题和地区关系上的立场。频繁在波斯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加速军事能力建设。

数据来源：OFAC，东方证券研究所

美伊关系恶化内在症结在于神权政府维护自主性的现实需要与美国不能容忍中东出现地区霸权的矛盾。伊斯兰革命前民众对巴列维王朝的不满源于其让渡本国利益向西方示好，国内宗教人士借助社会反美情绪进行政权更迭，而革命初期美国甚至希望与霍梅尼达成协议以稳固美伊合作，但当伊朗国内出现温和派与激进派路线之争时，激进派为建立神权政府必须制造一起与超级大国的决裂事件以断绝温和派建立世俗化民主制度的希望，美国此时成为了最好的攻击对象。1979年伊斯兰激进分子攻击美国大使馆并扣押人质，造成美伊关系彻底破裂，随后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进一步强化了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美国也寄希望于分裂伊朗内部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以颠覆伊朗政权，并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希望再次点燃革命借机建立亲美政府，彻底消解伊朗军事实力日益增长带来的威胁，实现自身在波斯湾地区的永久霸权。

从特朗普“极限施压”到拜登“谨慎缓和”，美伊冲突逐渐形成制度化框架。**特朗普政府将全面遏制伊朗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近期伊朗与其代理人在波斯湾-亚丁湾-红海附近的活动也受此影响，伊朗需考虑 2024 年大选特朗普重新回归后的处境，避免在前期过度消耗自身实力。**2018年特朗普宣布美国单边退出《伊核协议》在经济上重启对伊制裁，积极拉拢中东国家如沙特、阿联酋等与其盟友以色列共同组建反伊朗联盟，并派遣航母舰队与中东盟国在波斯湾地区举办联合军演威慑伊朗，并以从叙利亚撤军为契机分裂伊朗构建的俄土伊三国集团，特朗普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政策造成美伊博弈局势一度升温。

图 6：历届美国政府对伊朗国民总收入（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东方证券研究所

伊朗为规避制裁加强“抵抗性经济”建设，进一步拉拢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等反美势力，并逐步加强与俄罗斯合作，拜登为避免伊朗单边倒向俄罗斯在执政后迫切释放缓和美伊关系的信号。《伊核协议》不仅是民主党政府的中东政治遗产，更是拜登本人作为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深度参与的外交实践，拜登执政后积极推动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内阁多位成员如沙利文、布林肯都是其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时期的心腹，直接或间接参与过《伊核协议》的起草与谈判，主张美国改善与伊朗关系以降低伊朗重启核计划带来的未知风险。2021 年莱希担任伊朗总统后推行“平衡外交”，既向东发展与中国、俄罗斯关系，又尽量稳定西方国家以缓解伊朗的外部压力。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冲突升级至红海区域后，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做出部分威慑举动，拜登政府整体而言的应对措施是非常克制的，企图尽快使中东局势降温，延续相对缓和的对伊政策。

伊朗的中东“抵抗之弧”

“抵抗之弧”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中东势力组合，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这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共享伊朗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对抗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扩张。其中叙利亚与伊拉克因国土面积大且占据关键位置，受到美国更多关注，美国与伊朗在叙伊两国长期培植代理势力以维持影响力，而黎巴嫩与也门属于中东地区相对边缘的小国，无法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可以凭借自身优势（黎巴嫩与以色列接壤、也门把持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地理要塞）影响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盟友以色列。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88100047005006044>